

豫章叢書

第二冊

四書疑節卷十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論語大學

二書言君子驕泰同異

聖賢之所謂泰者有二義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生
於人欲之私者當觀其所以言之者何如耳論語嘗
兩謂君子泰而不驕及大學論君子有大道則又併
謂驕泰以失之彼此皆以君子言而何其言泰之有
不同與吁論語所謂泰者以舒泰而言出於天理之
公也大學所謂泰者以侈泰而言生於人欲之私也

要之泰與驕相對而言則泰與驕正相反此其爲舒
泰之泰泰與驕相貫而言則泰與驕實相因此其爲
侈泰之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也舒泰之泰不可無
驕泰之泰不可有亦惟辨諸公私之間而已

論語中庸

二書言中庸至矣詳畧且不知所謂至矣者何
歟

中庸二字魯論僅見於此一語之間不得指明指其
爲德使學者知所用力處至於中庸之書自以中庸
名篇矣上章歷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此章乃承

上章言之正不必指其爲德可也況中庸一書其間
言德者不一何往而非中庸之德哉要之魯論明指
其爲德者僅舉其略耳中庸此語雖不言德而書中
論其爲德者最詳魯論一語蓋因中庸一書而大明
論者果何疑中庸之略於魯論乎○至矣云者惟求
諸中庸之書斯可矣至德至道至聖至誠何往不以
至言君子之道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卽
至矣之德矣篇末有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於
此可觀中庸之德其至矣者若此

二書所言知仁勇不同

中庸言天下達德三以人心同得之理言也魯論言
君子道者三以人事已試之效言也夫以人心同得
之理言之人既有此生也孰不有此德也本夫人之
所同得也此之謂天下之達德以人事已試之效言
之人莫不有此道也鮮能行此道也必君子而後能
也此之謂君子之道或曰知仁勇同一理耳在中庸
則以爲夫人之所同得在魯論則聖人且以爲無能
何歟蓋中庸所謂天下之達德者特以其理言之本
夫人之所同得也魯論所謂君子之道者直以其效
言之必君子而後能之也至若聖人且以爲無能者

聖人豈真無能哉姑自責以勉人耳故有以來夫子
自道之語此章正與中庸所謂君子之道四未能一
焉同一旨也

二書言知仁勇之序何以不同

按中庸三達德上文謂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
三蓋指入德之序言也論語直謂君子道者三蓋指
君子之成德言也故三者之目雖同而三者之序則
異是以魯論不憂不懼不惑論仁知勇者凡二一以
仁爲先一以知爲先尹氏嘗論成德以仁爲先進學
以知爲先斯言得之論者知魯論兩章所言之同異

則可知中庸魯論二書之所言同異矣況中庸雖明
指知仁勇三者爲達德而書中所言知仁勇之事亦
自有先後之不同且如明善知也誠勇仁也是先知
而後仁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又先仁而後知如以三
知三行三近分論三德固皆以知爲先如學問思辨
卽擇善之知篤行卽固執之仁五者弗措又卽力行
之勇此皆論入德之序則以知爲先也厥後至誠盡
性者仁之至至誠前知者知之至至誠無息者勇之
至章內言博厚者卽盡性之仁高明者卽前知之知
悠久者卽無息之勇此皆論成德之事則以仁爲先

也

中庸專以誠言魯論何不言誠

誠者實理而已聖人教人一言一行無往非實理之所寓且如天何言哉可以見天道之誠吾無隱爾可以見聖人之誠吾道一以貫之尤可以見聖人體天道之誠似此數者雖不言誠誠在其中矣果何待明以誠言而後謂之誠哉況中庸之所謂誠正出於夫子告哀公之問政夫子曷嘗不言誠耶中庸魯論均爲孔氏之遺書旣載之中庸則論語不復載固其所也或謂子思之作中庸門人會集論語之後謂之二

書互見不可也豈知哀公問政一章固嘗載孔氏之家語矣論語所載與家語多不重出尤見其出一家之書也不特此也大學誠意意誠之說文言存誠立誠之說是皆夫子之格言既載之易與大學則論語亦不重載論者夫何疑

二書所謂忠恕同異

忠恕之理一也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中庸所言乃學者之忠恕也曾子所言乃聖人之忠恕也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別耳孟子所言仁義非以仁義爲有二此二書之言

忠恕亦非以忠恕爲有二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中庸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昔孟子嘗謂曾子所言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然則曾子之所謂忠恕動以天中庸之所謂忠恕尤未免動以人也動以天者安而行之也動以人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也及究其忠恕之所以爲忠恕大率忠是盡於己恕是及於人忠者體而恕者用其理一而已矣程子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至此則又指天地之忠恕云爾先儒嘗論天地是一個

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個無爲底忠恕學者是一個
着力底忠恕後之學者觀天地則見聖人觀聖人則
見學者淺深高下固自不侔然下學而上達士希賢
賢希聖聖希天夫奚難

夫以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學者之事
中庸所謂違道不遠是也至於聖人之一貫則不待
盡已而至誠自然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各得其所
矣當時曾子有見於聖道之妙而難爲言故借學者
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朱子嘗論
曾子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

斯言爲得之矣昔程夫子嘗論一貫之忠恕與違道不遠異者勦以天爾此語最爲明白蓋一貫之忠恕天也自然而然誠者之事也此其爲聖人之忠恕中庸之忠恕人也使然而然誠之者之事也此其爲學者之忠恕學者之忠恕去斯道之全體猶有間故謂其違道不遠者實宜聖人之忠恕備斯道之全體實無間故謂之而已矣者亦宜二書大旨各有攸在忠恕二字跡雖同而心實異也

回得一善服膺弗失而論語又曰三月不違仁何歟

自中庸服膺之論而觀則其善固無時而或失自魯
論三月之論而觀則其仁似有時而或違二說得無
異耶吁論天理之名義有大小論學力之工夫有淺
深天理積小以成大學力由淺以入深大而深或有
所未至小而淺者初無所未及也夫仁者萬善之長
足爲萬善之總名中庸所謂得一善者不過一事之
善特仁中一小目耳此仁之於善其名義固有小大
之間至於弗失云者尤待於守之固不違云者直將
有化之漸此不違之與弗失其工夫不無淺深之殊
況三月之久而不違仁其造化之功亦至矣安可因

其大者之或有所未至遂疑小者亦有所未及耶

二書皆有吾從周之說其旨同否

魯論中庸載夫子所言皆有吾從周之說周豈有二乎哉然夫子嘗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則幽厲以後夫子固有不慊於中者今觀魯論之說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蓋正指成周盛時言之參今酌古制作大備其氣象尙可想見及觀中庸之說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是蓋生今反古有所不可不得不從今日之所用則其所謂從周者從今時主之制而已合而言之魯論之所謂從周者出於

聖人中心之所樂從中庸之所謂從周者未免出於
聖人一時之所強然究周禮之所謂禮者三代相因
雖百世所不能改其所損益不過制度文爲之間小
過不及耳議者亦未可謂時王之制皆未善也獨嘗
援中庸以證魯論則魯論從周之說不能不疑其簡
編之有錯亂何則中庸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
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合三代
而並論旨意蓋自貫徹今魯論夏殷杞宋之說與從
周之說乃有三四章之間是必編簡之有錯亂故爾
倘取此二章或去後子曰字合爲一章或仍舉子曰

字析而相承則周監二代云者正指上文夏殷而言
可謂文從而意順舉此質諸中庸而益信

舜無爲文王無憂何歟

魯論稱大舜以無爲豈誠塊然無所爲耶雖有所爲
而人不見其有爲也中庸稱文王以無憂豈誠惚然
無所憂耶雖有所憂而人不見其有憂也何也聖人
之德妙與天合爲所當爲人莫知其有爲憂所當憂
人莫知其有憂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自今觀之大舜
之世紹堯致治而守其成得人任職而仰其成於大
舜誠無爲矣然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在我所當

爲之事果何限特爲所當爲人莫知其有爲耳文王之世王季爲父而作於前武王爲子而述於後在文王誠若無憂矣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當時所可憂之事又何限特憂所當憂人莫知其有憂耳惟聖知聖吾夫子豈不知聖文二聖人之心哉而論語中庸之論若是者喜之深幸之至不如是則不足以盡其形容聖德之盛也在論語則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在中庸則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絕無僅有之美隱然備見於言外贊美舜文之德可謂至矣盡矣雖然曰哉曰乎似亦有疑而未決之意曰無爲